

编者首语

中华文化之博大精深，不仅诗词、乐府、戏曲等为人类精神文明的瑰宝，古典小说也是人类文明的成果中的一朵璀灿的奇葩。仅现有国家和地方各图书馆收藏的历朝历代小说，粗略计算就有五千余种，且国内外图书馆、私人藏书，不断通过各种友好渠道，将一些珍稀版本图书贡献给国家和读者，于是一些稀有本、善本、孤本等各色古代小说，争相面世。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我国改革开放之后文化出版的繁荣景象。然而，由于品种繁多难免鱼龙混杂，许多读者因受时间、专业等各种因素的制约，面对林林总总的古代小说一时不知如何选择。这样就给出版界提出一个现实的课题，即如何从浩繁的中国古典小说中筛选出一些既有文学价值又有欣赏品味的文化精品，以飨读者。

此次，我们出版的《中国古典传世珍本小说》（全四卷）就是根据这一社会需求做出的尝试。

在专家指导下，我们从众多现有国内外出版的中国古典小说中，择其优而选之，其内容鲜明地反映着中国古典文化的精萃，我们始终把内容与形式并重，思想与艺术并重、深厚度与可读性并重作为遴选原则。如《海上花列传》曾被胡适先生称为“吴语中的第一部杰作”。胡适先生在海外还谈及，一天，文学家郑振铎先生逛书摊，买得一部书，跑回来对同住的胡适先生高喊：“我找到了一部宝贝书！”这部书就是被称为“海上奇书”的《海上花列传》。此书奇在何处？其一，胡适称“第一流的作者用他的全力来描写上海妓家的生活，自觉地描写各人的性格、脾气、态度、

行为，可算是一大成功；其二，无论写黄翠凤之火辣，抑或张蕙贞的庸风，还是写周双玉的娇娇，陆宝之之放浪，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忽东忽西，随手拈来，并无一丝挂漏；其三，全书百数人物竟无一雷同，无一漏结。《海上花列传》可以说在当时给中国文学开了一个新局面。”再如，《花月痕》，此书成书于咸丰年间，被诬为“狎邪小说”。全书写的是韩荷生与妓女刘秋痕、杜采秋悲欢离合的恋爱故事。虽是写妓女生活，却全不涉淫邪秽语，书的品位极高。其论说无非是发泄对时事之愤懑。三十一回的鸦片叹，悲论出中国近代衰落的根源，作者忧时伤世之泪，渗于纸上。又如《青楼梦》成书于光绪年间，虽说是勾摹柔情，敷陈艳迹的恋爱故事，但主人公金挹香识得寒儒，怀才不遇，百般垂爱，使其发达的行为，从一个侧面挟击了公卿士大夫们的无能与腐败。书中内容虽迫于幻想，但却反映出了作者对彼时彼世的政治和生活态度。至于说到《粉妆楼》、《九云记》、《五美缘》、《狐狸缘全传》、《绣鞋记》、《珍珠舶》、《醋葫芦》等等，亦多见于市井书店，文学家对此亦多有品评。其中广泛包涵了宫廷艳史、世态人情、仙语人言、幽默杂闻等等。总之，此次编者是从众多古代、现代海内外版本古籍中，择其故事生动，可读性强，文字精美且品位较高，值得珍藏的古典小说编纂成集，所以称其为珍本。这样选编的珍本，不但排除了有些古籍中鱼龙混杂、人鬼不分的缺点，更避免了读者广为采寻有关书目之累。

此书编纂出版，如有不当之处，敬请读者、专家指正。

编摇者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国古典传世珍本小说 辑一木主编 北京：人民中国出版社，
第 1 版 (2011 年 1 月)

I 中... 摇 II 辑一木... 摇 III 中国古典小说 IV 中国文学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12345 号

中国古典传世珍本小说

出版：摇摇摇摇出版社

经销：全国新华书店

印刷：北京市振兴印刷厂印刷

开本：32 开 10 厘米 × 14 厘米

字数：100 千字

印张：4 印张

版次：2011 年 1 月第 1 版

2011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000 册

书号：ISBN 7-111-34567-8

定价：20.00 元

《中国古典传世珍本小说》编委会

摇摇

摇摇摇摇总策划摇摇陆摇远

摇摇摇摇主摇编摇摇邢一木

摇摇摇摇编摇委摇摇邢一木摇孙永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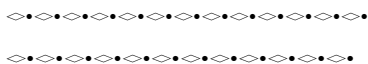
田晓娜摇马仁真

邓斌芝摇其摇风

目摇摇录

- 第一回 摇 观胜会游憩梵宫 (员缘缘)
看娇娃奔驰城市
- 第二回 摇 小秀才改扮书童 (员缘园)
老婆子拿扳券保
- 第三回 摇 楚卿假赠绿葱簪 (员初原)
衾儿错认鸳鸯谱
- 第四回 摇 没奈何押盘随轿 (员初愿)
有机变考古徵诗
- 第五回 摇 题画扇当面挑情 (员缘猿)
换蓝鱼痴心解佩
- 第六回 摇 沈夫人打草惊蛇 (员缘愿)
俞县尹执柯泣凤
- 第七回 摇 守钱泉烧作烂虾蟆 (员缘园)
滥淫妇断配群花子
- 第八回 摇 村学究山舍作歪诗 (员缘思)
富监生茶坊传喜信
- 第九回 摇 费功夫严于择婿 (员缘源)
空跋涉只是投诗
- 第 十 回 摇 端阳哭别娘离女 (员缘愿)
秋夜欣逢弟会兄
- 第十一回 摇 丧良心酒鬼卖甥 (员西园)
报深恩美婢救主
- 第十二回 摇 有钱时醉汉偏醒 (员西元)
遇难处金蝉脱壳

- 第十三回 贞且烈掷簪断义
负淑女二载幽期 (员远猿)
- 第十四回 刚而正赠妇无淫
哄新郎一时逃走 (员远苑)
- 第十五回 错里错二美求婚
误中误终藏醋意 (员远员)
- 第十六回 是不是两生叙旧
喜相逢熬煞春心 (员远缘)
- 第十七回 贴试录惊骇岳母
送灯笼急坏丈人 (员远园)
- 第十八回 戏新妇吉席自招磨
为情郎舟中各吃醋 (员远源)
- 第十九回 假报仇衾儿难新郎
真掉包若素寻夫婿 (员远愿)
- 第二十回 醒尘梦轩庭含笑
联鸳被鱼水同谐 (员远圆)



第一回 摇 观胜会游憩梵宫 看娇娃奔驰城市

词曰：

韶光易老，莫辜负眼前花鸟。从来人算何时了？批古评今，感慨知多少。摇摇贪财好色常颠倒，试看天报如誊稿。却教守拙偏凑巧。拈出新编，满砌生春草。

——右调寄《醉落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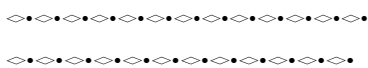
这首词，是说万事不由人计较，一生都是命安排。谁不愿玉食锦衣，娇妻美妾？那晓得，苦乐穷通已经注定，不容人矫揉造作。惟君子能造命，惟积德可回天。比如一棵树，培植得好，自然根枝茂盛，开花结果，生种不绝。若做宋人揠苗，非徒无义，反加害矣。昔王敦图贵而伏辜，季伦拥货而致死。天子不能救幸臣之饿，谋臣不能保霸王之刎。莫非命也。就是有福气的，也要知止知足，不可享尽。若依得人算，文王不囚于羑里，孔明不悲于五丈原，邵康节老头儿用不着土馒头了。天地以似一间屋，日月像筐篮大两面镜，一天星斗又如许多小镜，远近上下，处处挂着。人在中间，像个蜘蛛。这里牵丝结网，镜里也牵丝结网。这里捉缚蚊虫，镜里也捉缚蚊虫。闪过西边，东边照着；藏在底下，上面照着，才一举动，处处镜子里面都替你记帐，真是毫发不爽，报应分明。故作善降祥，作恶降殃，如誊稿一般。

在下今日却不说不因果，也不说积德，只说个心术。若说到心术，看官们又嫌头巾气，恐怕道隐衷，对着暗病，就要掩卷打盹。不如原说个情字，心如种谷，生出芽是性，爱和风甘雨，怕烈日严霜。今人争名夺利，恋酒贪花，那一件不是情？但情之出于心，正者自享悠然之福，不正者就有揠苗之结局。若迷而不悟，任情做去，一如长夜漫漫，沉酣睡境，那个肯与你做冤家？当头一喝，击析数声，唤醒尘梦耶？此刻，乐而不淫，怨而不怒，贞而不谅，哀而不伤。多情才子，具一副刚肠侠骨，持正无私；几个佳人，做一处守经行权，冰霜节操。其间又美恶相形，妍媸各别，以见心术之不可不端。所以名为《情梦析》。

崇祯年间，河南归德府鹿邑县地方，有一秀士，姓胡名玮字楚卿。生得琼姿玉骨，饱学多才，十三岁入庠。父亲胡文彬，曾做嘉兴通判，官至礼部郎中，母黄氏，封诰命夫人，时已告老在家。

一日，吴江县有一个同年，姓荆名锡仁，来归德府做同知。晓得胡楚卿童年隼艾，托鹿邑知县作伐，愿纳为婿，就请到内衙读书。县尹将荆锡仁之意，达于文彬，文彬大喜。茶过，送出县尹。正要进来与夫人、儿子商议。谁知胡楚卿在书房，先已听见父亲送出知县，走至厅后，见一个管家对书童道：“当初我随老爷在嘉兴做官，晓得下路女子极有水色，但脚大的多，每到暑天，除了裹条，露出两脚，拖着一双胡椒眼凉鞋，与男人一般。如今荆小姐，自然是美的，只怕那双脚与我的也差不多。”正在那里说笑，不料被楚卿听了，想：金莲窄小，三寸盈盈，许多佳趣俱在这脚上，若大了，有甚么趣？况且风俗如此，总是裹也未必小，不如对父亲说，回了他倒好。恰好文彬至里边，把上项事说着。夫人未及答，楚卿接口道：“虽承荆年伯美意，但结亲太早，进衙读书，又晨昏远离膝下；况乡绅与现任公祖联姻，嫌疑未便。不如待孩儿明年赴过乡试，倘侥幸得中，那时怕没有邻近名门？如今着甚么紧？”老夫妻二人，见他说得有志气，便也快活，就复拜县官，回绝荆知府。因此蹉跎，不曾与楚卿聘下媳妇。不意十五岁上，父母相继而亡。楚卿痛哭，丧葬尽礼。过了周年，挨到十七岁上，思量：上无父母，又未娶妻，家人妇女，无事进来，冷冷落落，不像个人家。因与老管家商议，将服侍老夫人两个大丫环，都出配与人，把房屋典与同族胡世赏，他做户部员外。得价三百五十两，自己却移在庄上，在旧宅住，只同一个家人，一个养娘，一个小厮年纪十五岁，五六口过活。

当时三月，天气暖和。想：平日埋头读书，并未曾结识半个朋友，上年又有服，不曾去得乡试，如今在家，坐吃山空也不济事。心上就要往外行动。便叫苍头，唤两个老管家来。一个名周仁，是掌租产的。一个名蔡德，是向来随任的。俱有妻室另居。一齐唤到，因对他两个道：“老爷在日，有一门生俞彦伯，系陕西绥德府米脂县人，曾借我老爷银一百八十两，今现任汝宁府遂平知县。我如今，一来历览风景，二来去讨这项银子。或者有赠，也不可。前房屋典价银三百五十两，尚未曾动。周仁，你与蔡德儿子蔡恩，各分银一百六十两，买卖生息。尚存银三十两，我要作盘费。蔡德，你同我去，一路照管。叫你老婆、儿子暂住这庄上来，与我看守家内。”随即将银交与两人。蔡德领命，自去收拾行李起程，楚卿也自整治行囊，择于本月念六日出门。至期，蔡德及儿子蔡恩，并老婆媳妇，清早都来了。楚卿交了什物锁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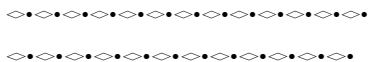


分付养娘并在先服侍的一个家人看守门户，自与蔡德、清书，觅牲口，装上行李，遂往商水。

进项城，来到上蔡界口，隔着遂平止差九十里。此时，已是四月初七。那地方有一禅林，叫着白莲寺，真是有名的古刹。一路上听人传说，明日去看盛会。天已将暮，三人下了饭店，问主人道：“此去白莲寺有多少路？”店主人道：“这里到白莲寺，只有二十里，再去五里就是上蔡城。相公若是便路，明日盛会，也该早些起身走去看看。”楚卿道：“我便要去。”遂用了晚饭，自去安寝。到了四更时分，路上就有人行动。楚卿起来，梳洗毕，吃了饭，唤牲口，装上行李，算还饭钱，遂辞主人出门，东方却才发白。一路上，男女络绎不绝。及至寺前，刚上午时候。只见山门口先歇下五乘幔轿。楚卿也要下驴，掌鞭道：“相公，我们牲口是要趁客的，不如送你到饭店安歇，打发我先去罢。”楚卿道：“也说得是。”就在附近饭店住下，打发掌鞭去了。三人吃了点心，吩咐店主照顾行李，三人同步至寺前。此时，烧香游玩的，已是挨挤不开，男女老幼，何止一万。三人挨到山门，看那匾上写着四个大字是：白莲古刹。一路去，只见：

先列两个菩萨，后塑四位金刚。布袋佛张开笑口，韦尊者按定神杵。炉烟飞翠，烛影摇红。正殿上三尊大佛，两旁边十八罗汉。准提菩萨供高楼，千手观音藏宝阁。到讲经堂，钟声法鼓响，佛号梵音鸣。老和尚喊破喉咙，小沙弥击翻金磬。斋堂里，饿僧吃面；香积厨，老道烧茶。孩儿们，玩的玩，跳的跳；老人家，立的立，拜的拜。还有轻薄少年，扯汗巾，挖屁股，乘机调趣；又有风流子弟，染须毫，拭粉壁，见景留题。那些妇女，老成的，说老公，认媳妇，告陈亲眷；骚发的，穿僧房，入静室，引惹闾黎。还有口干的，借茶钟，拿盏子，呼汤呷水；尿急的，争茅坑，夺粪桶，露出东西。

楚卿三人，挤入挤出，到处观看。到了下午时候，人也渐疏。转出山门，早来这几乘轿子尚在那里。想道：定是大户人家女眷，怕人多不雅，所以早来进香，如今必在静室。只见一群妇女丫环，三四个尼姑，前面几个男子，先走出来唤轿夫，遂将轿子乱摆开。胡楚卿定睛看时，中间几个，珠翠满头，香风拂拂。一个老的，约有五旬，先上轿。次后一个十二三岁，与一个垂髻的合坐一轿。第三个是一个三十上下的，艳丽非常，却也看得亲切。这里看未完，那边又有一个上轿。楚卿忙转目观望，只见那女子左脚已进轿内，右脚刚刚缩进，一只红绣鞋，小得□□，面庞竟未曾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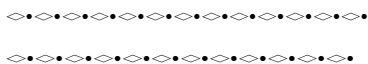


楚卿正在那里算策，却事有凑巧，见一个垂髫童子，远远而来。楚卿有意走到那童子身边，与他比了一比，自己尚矮他寸许。忙回头一相，见自己身躯，比他小些。暗暗欢喜道：“我明日就叫清书，去访问他姓名事情，再作商议。”急急行来，却也作怪，寻不见县前。忽到了官塘桥。自忖：方才不曾有，必是行错了。急问人时，说是官塘桥。又问到县前多少路，那人道：“里半，进南门，再直走一里，左手转弯就是。”原来，楚卿想扮书童时节，不觉出了神，错认向南而去。那楚卿原也不知，自己好笑起来，只得转身走到南门，再问县前来。蔡德远远窥望，接着道：“相公这时候才来，我们下处已讨多时。日色晚了，可快些去罢。”楚卿笑了，就随蔡德而去。

欲知后事，且听下回分解。

楚卿哄蔡德起身，遂吃了饭，唤清书，附耳道：“如今有一事与你商议，切不可

原来，沈家管门的叫做贾门公，那婆子对他说了情由，门公道：“你是相熟的，自进去罢。两位阿弟权在这边坐坐。”婆子去不多时，忙忙出来道：“奶奶甚喜，叫你进去。”原来沈家要收觅书童，是要识字标致的，所以一时难觅。今听说有识字标



致的书童，就叫唤进。那楚卿闻唤，随婆子，转弯抹角，走至楼下，请奶奶出来。楚卿远远看时，随着四五个丫环，却不见小姐。只有一个十七八岁大丫环，倒有八九分颜色，不转睛把楚卿看。楚卿自忖：这个可做红娘。夫人走到中间，楚卿上前，叩了四个头。夫人笑道：“就是你么？是那里人？多少年纪？要多少银子？”婆子上前，细细代述一遍。奶奶听说如今不要银子，等我老爷回来立契，多要几两，又要定亲，一发欢喜道：“就是成家的了。若说亲事，你这样人，要好的自然有。”因指旁边大丫环道：“这是我小姐身边极得意的，日后就把他配你。”楚卿道：“多谢奶奶。”因不见小姐，假意问道：“书童初来，不知有几位公子小姐，也要叩个头。”奶奶道：“公子小，只得五岁。一个小姐，在房里，也不必了。方才薄妈妈说你姓吴，但不知叫甚名字。”楚卿道：“我年纪小，尚未有名字。”奶奶道：“既如此，你新来，我又欢喜，就叫喜新罢。”楚卿道：“谢赐美名。”奶奶道：“你亲眷在此，我叫送酒饭来吃。”遂唤一个老奶子，同薄妈妈送楚卿到外厢书房里来。楚卿向老奶子唱个喏，问：“老亲娘高姓？”奶子道：“先夫姓朱，我是奶奶房里管酒米的。”楚卿道：“我远方孩子，无父母亲戚在这里，你就是我父母一般，全仗你老人家照拂。”奶子见说得和气，心中欢喜道：“你不消忧虑。”说未完，只见起先奶奶指的大丫头走到书房边道：“薄妈妈，奶奶叫你去唤老官，来陪喜新哥哥吃酒。”楚卿忙上前要唱喏，他头也不回，进去了。原来，因奶奶说要把他配与楚卿，有些怕羞。今奶奶叫他唤薄妈妈，他不得不过来。心上又要再看楚卿，已在门缝里张了一杯热茶久。故此，说声就走。朱妈妈道：“方才这位姐姐，名唤衾儿。老爷见他标致，要纳为妾，夫人不肯，送在小姐身边。一手好针线，极聪明，又识字，肯许配你，是你的造化。你今只依我们，称他衾姐罢了。”楚卿道：“承指教。”又见一个妇人，托六碗菜；一个丫头，提两壶酒出来。薄妈妈道：“这是李婶婶。这是木蓝姐。”楚卿俱致意过。清书接酒菜，摆在桌上。那三个妇人，说一声，进去了。薄妈妈也去唤老官了。楚卿因对清书道：“你今只称我吴家哥，坐次不可拘拘，露出马脚。”清书道：“晓得。只是一件，我还是逐日来探望你，还是不来好？”楚卿道：“这三两日，你也不必来。至四五日后，只到县后冷静寺里，上下午来一次，与你打个暗号。若要会你，我画个黑墨圈在右边粉墙上，你就到这边来寻我。”说未完，薄老官来了。楚卿谢了一声，三个吃酒，讲些闲话。天色已晚，大家起身别去。楚卿独自转来。

未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三回 楚卿假赠绿葱簪 衾儿错认鸳鸯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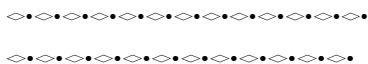
词曰：

云鬓丝丝润，金莲步步娇。芙蓉如面柳如腰，一见一魂消。摇摇暗把金钗赠，频将细语挑。恨他心允话偏骄，不肯便相招。

——右调《巫山一段云》

却说胡楚卿，送清书，别过薄老官，进墙门来，对贾门公道：“贾老伯，明朝奉揖罢。”贾门公道：“如今是一家了，不必费心。”走到书房门口，先前的李阿婢拿了粥，薄妈妈左手提灯，右手拿一壶酒，放在桌上，请楚卿吃。楚卿道：“我酒量浅，你两位是老人家，就在此吃完何如？”两人是贪酒的，就坐下。楚卿道：“我初来踏地，不知高低，托你们传送。明日我就好进来自取。”李阿婢道：“你不晓得，奶奶家教甚严，男子非呼唤不敢擅入，酒饭都是我们传出。”楚卿惊问道：“若这等说，脸水茶汤，传不得许多。”李阿婢道：“奶奶吩咐，厨灶在楼横头，早上茶水是从屋里拿了就走的，可从外巷转到灶边取。若午饭夜饭，是要等候的，不许进来混杂。就是丫头妇女，夜行以火，如在暗中行走，察知必加责罚。”楚卿道：“原来如此。”正说间，朱妈妈拿一盆脸水来。又见门口灯影乱动，楚卿问：“外面还有人么？”朱妈妈叫道：“衾姐姐，你为甚么不进来？”外边说道：“你来接了去。”朱妈妈出门，扯他进来道：“你两个，生成夫妻了，这床是要你铺的。”衾儿啐了一声，把东西掷在旁边空桌上，夺了灯就走。原来是奶奶叫他同朱妈妈送一条新席、一条被出来。薄妈妈道：“衾姐恁般害羞，走了。待我替你铺着。”楚卿道：“不敢劳你，待我自己来。”薄妈妈道：“我们老人家铺的利市。”那李阿婢已把酒吃完了，二人收拾碗盏，向楚卿说了一声“安寝罢”，大家去了。薄妈妈也自回家。楚卿闭上书房，去睡不题。

且说若素小姐，四德兼全，博通经史，虽具十分才貌，却素嫫母训，不比那些女子，弄笔头，玩风月，要想西厢酬和、寺壁留题勾当的。是日下午在房中，一个丫环唤做采绿，笑嘻嘻走进来道：“小姐，衾姐姐有老公了。”若素骂道：“讲甚么话！”



采绿道：“方才奶奶讨一个书童，姓吴，十五岁，与小姐一样标致。说不要银子，只要老爷回来替他定一房亲。夫人欢喜，就说把衾姐姐配他。不是我说的。”若素道：“因何不叫我看？”采绿道：“他说要叩小姐头，夫人说不消了。如今现在外书房。”若素道：“夫人好没主意，怎么才来就轻易许他？”点灯时分，衾儿送夜饭进房。若素故意道：“春风满面，像有甚么喜事。”衾儿涨红了脸，叫声：“小姐，那里说起？”若素道：“方才闻得，奶奶将你许配新进的书童。”衾儿道：“奶奶是这样哄他，那个当真？”若素问：“人物如何？”衾儿道：“平常。”若素道：“你不中意么？”衾儿带笑道：“甚么中意不中意？只顾盘问，小姐少不得看见就知道。但他在这里，未必长久。”若素道：“恐怕误你，故此问你。他日我若见面就晓得了。”说完，各自收拾不题。

再说楚卿。是夜，因吃几杯酒，一觉又是天明。朱妈妈来唤道：“我领你到厨房认认，下次好自己取脸水。”遂打从厅后出角门，走过一条长巷，转到厨房来。有几个养娘丫头，一一问过。洗完脸，朱妈妈指道：“这左首黑角门，是前楼，奶奶卧房。从中间大天井进去，是后楼，小姐卧房。如今奶奶未起，我领你里边穿出去罢。”就引楚卿入黑角门，走进前楼，向左厢廊下，穿到女厅，再向左边小巷，出外厅来。楚卿道：“原来许多房屋。只是一件，我初来，未曾买得梳匣，烦妈妈，悄悄替我，小姐房里随便那位姐姐权借来一用，不必惊觉夫人，我梳了头，就到街上去买。”朱妈妈道：“晓得！”去不多时，拿出一副来，镜梳俱全，一个小青瓶。朱妈妈道：“这都是衾姐交我的，他说，瓶里是小姐用的露油，用完了，叫我再取。这木梳，不必拿了进去，他自有用得。”说罢，入去。楚卿将梳篦一看，虽是油透的，却收拾干净，云香犹滞，脂泽宛然。闻一闻，道：“衾姐姐，你有深意，非是我薄情。若小姐有缘，你亦有缘。若小姐无缘，我岂肯为你羁绊？又岂肯污了你，作负心郎乎？”咨嗟一回，遂解髻，扳下簪来。惊讶道：“好不细心，幸昨日夫人不曾看见，那有家贫卖身插着紫金通气簪的。我今不如将此簪答赠衾姐厚意罢。”遂对镜梳完，吃了早饭，走到外边，对贾门公道：“我到街上，买件东西就来。”贾门公道：“你自去。”楚卿走到县前，恰好遇着清书，拿包物件。楚卿问：“是何物？”清书道：“就是当在店上的衣服、梳镜等物。昨日晚上取不及，今日赎了来。”楚卿道：“我正要去买副牙梳，送一位姐姐。”清书低低道：“才去，不知高低，就送这般物件。他若藏了还好，若就用时，可不惹人疑虑？”楚卿道：“有理。不如取自己的去，还了他的罢。”遂买京帕一方，汗巾三条，泥金扇一柄。向清书物件包内，取了梳镜，各心照，别了。